

涼蓆

魏石中 風采中學 中四 A

我側躺在舊房的木板床上，床上鋪了一層涼蓆，怪濕冷的。頭上依靠著的不是家鄉的艾草枕頭，枕著的不過是自己的頭髮，凌亂又帶著粗糙，於是他們盤纏在了一塊兒，像是活在亂世。右側的臉能感受到一根一根的髮絲，有點癢，不經意間還會溜進嘴巴裡。窗戶傳來動靜，怕不是要壞了，「是北風吹進來了嗎？這破布窗戶真是沒用！」心裡雖抱怨著，但卻改變不了什麼。想起早上有賣報的小販高喊著「大新聞大新聞，上海迎北風啦！」就站在我們家門外，用不著花錢，貼心的很。北風沿著破布窗戶吹進，出了「嘶拉」一聲讓人煩躁外，我與他們，像是昂貴影院門外張貼的叫「羅密歐與朱麗葉」的海報，雖然沒進去過，但我覺得我和北風和他倆沒什麼區別，至少我們，他們都是命中註定的，是會遇上的。也就是他們多了幾件看著蠻貴的洋服，多了幾個錢。一個不注意，寒風便會盤繞著我的手指，穿過指縫，刺骨的冷，寒的是我的心。也有直接砸臉上，吹起頭髮，屈曲的身子也只能再貼緊些。一旁的母親則蓋著棉被，那是隔壁裁縫家送我們的，只是用久了，只有這件，還破了些，跟洩了氣似的。但儘管如此，她的臉很是安詳，手也抓著被子不放。如此一來，周遭越發昏暗，視線也變得模糊，只剩下家中那盞老式的煤油燈亮著。「現在該是子時了吧！」我想。大院的其他人早已入眠，只有自己像是遇上了這晚，躲也躲不掉。大概再過一小會就有在外頭喝的宿醉的大漢，渾身酒臭的，嚷著要妻兒領回家，等到把街坊吵醒，成了大家的笑柄，又得花多少錢去搗嘴呢？

視線一直不敢，哪怕看一眼爛木桌上，自己遇上那充滿所謂「喜慶」的婚書。紙上充滿著皺褶，是母親抓久了導致的。或許因為它，迷茫的心情才悠然而生，自己才會遇上今晚吧。但此時此刻，我卻只能注視著牆

蕭京

上尚未熄滅的煤油燈，微弱的火光像隨時隨地就會撲滅。卻像是有某種執念，某種慾望驅使著它燃燒下去。「是菜油添置的太多嗎？」心中默道。彷彿屋頭裡只剩下我與它作伴，吐訴著心中的點滴。

遇上那封婚書是數十天前的事了，從家鄉寄來的。伴隨著一罐茶葉。大概是上海的近水吧，開罐一股子霉味兒，夾雜著尚未掩蓋的清香，本想著倒去餵雞，母親倒是不肯，像是當成了大紅袍，非要一根一根的挑出來。聘書自然是沾上了，書中的字體潦草的很，我沒有上過學，父親堅決不給。每每提起，母親只是笑著說「唉！你父親他書呆子脾氣，你遷就遷就他便是了！」可哪有書呆子這樣的。只能把書信讓大院的讀書先生看，身著唐裝，帶著眼鏡的他充滿了學者的魅力。逐字逐字地用著字正腔圓的上海話，說著我不認識的名字，以及一堆一堆鄉間的客套話，但來到上海後我還是有些自知之明的。直到「提親」二字被念出，臉上一頓通紅，像是抹了脂粉，但在讀書人面前，得保持含蓄，不失禮儀。於是自己的視線不敢去看盯著，別過頭就看到母親的笑意。婚姻大事需要父母來主持，這我固然是知道的，縱使只是罐發霉的茶葉。畢竟，打從兩年前來到上海後，母女倆都是以打工為生。原意是想在上海落戶，殊不知母親一直都是在酒店當洗碗女工，長長的衣袖藏著被清潔劑腐蝕的手，都破皮流血了，偶爾看見她搓揉著長滿老繭的雙手，破皮都捨不得撕下來，只能任由著風乾，變得一塊塊，像魚鱗一樣。如今能夠回去過著村婦的生活，和農村作伴，那再好不過了。而我呢？比起母親，我算是幸運了，替一戶有錢人家做女傭，按小姐的說法「土丫頭，雖不懂規矩，老爺也不喜歡這種」薪金還是還挺高。有了自己掌握的金錢，我逐漸的迷上了上海的一切，包括那電影院，小姐用的洋貨胭脂，縱使家裡只有一張木板床，一盞前主人留

評語

下來的油燈，一個破布窗戶和爛木桌子。上海的生活雖說煎熬，但也教會了我許多。隨著讀書先生描述，聽起來家境是不錯，母親的嘴笑的更開了，丟了儀態，我心裡卻嘲笑道「就是要你高興，才能讓你多掏個幾分幾毛啊！」。

婚事半推半就的定下來，強迫又是自願。平日裏，一雙笨巧的雙手操控著一根幼繩與頭髮相纏，綁成了兩把大麻花辮，不管多好看的臉蛋，都會被毀了吧。上身穿的大襟衫，袖子遮住手臂，手掌，領子封住脖子，長起了小紅點，身心也如同被封閉了。

「習慣就好」我自嘲道。純色的襟衫是小姐要求的，有幾處呈現一坨坨的枯黃，那是端菜盆子整上，回家怎麼洗都洗不乾淨，變成了一灘灘油污。下身穿的灰褐色布褲，母親縫紉的。與平常的工作服無疑，不過自己是去辭職罷了。臨走前，母親卻偏偏說我最近多出幾分妻子的姿色，「只是女傭的做的多了，已經熟手了，還是我本身該這樣呢？」我想。

一旁吵吵鬧鬧的，一定是那幾位上年紀大娘洗衣，穿著相似的大衫，像是看見了自己，碰巧遇上了他們。大娘們也不洗了，開著水管有說有笑的，是女人們增進感情的手段。話題不外就是丈夫出軌，最近家裡的糟心事，或者是周遭的其他女性，比如我。走過去就聽到「張家的女兒要出嫁啊！聽說吶，是要回鄉下嫁個土富翁！」。

「農村有什麼好的，好好的上海不呆，非要回鄉下嫁人，都不知道張媽怎麼想的！」諸如此類。但看見我之後，有低下了頭，眼神恍惚，臉上帶點慌張，不說話了。大院有一棵大樹，近來多了個麻雀巢，小麻雀都飛走了，背著母親。或許繼續成長，或許築巢成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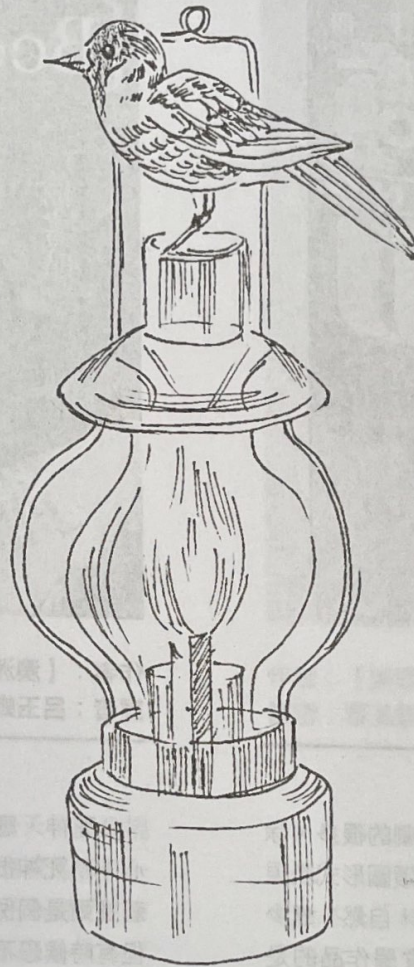
大小姐的家和往常一樣，青石板鋪地，擺著木沙發和茶几，聽說是

梨花木做的。天花板卻掛著洋風的吊燈，鑲著磚石，配合金黃色的裝潢，充滿上海紙醉金迷的氣氛。我很是喜歡，感覺能找到真正的自己。本想著開口提辭職一事，大小姐卻忙著化妝，聽聞大小姐是老爺從館子裡買來的，成了侍候老爺的女人。大小姐的胭脂，口紅都是最高級的，上百上千元，可看著卻是與臉龐那麼的維和，大紅花色的口紅與刻薄的臉相，更為駭人了。但依舊有雜亂的美，或許就是錢的魅力吧。辭職一事近在嘴邊，卻始終說不出來。

「叮咚」門鈴響起。「來客人了，大小姐！」我大喊著。門緩緩地打開，我遇上了一位女士，哦不是一位貴婦。放眼過去，一頭打理過的短髮，臉色紅潤，像是抹了的緣故，「是和大小姐用著同個牌子吧」直覺道。可臉蛋看著是精細嫩滑的，我撫上了自己的臉，想像不出來其手感，嘴唇的大紅花色不像大小姐般刻薄，反而多了幾分羞澀。耳朵掛著兩件大銀飾。身穿的旗袍凸顯了其腰線，衣袖只到了手臂一環，露出的白皙纖細的手臂，雙手各帶著純白色的手套，手撐著洋傘。但我卻從不注意，與她相比，自己手臂被長長的衣袖遮住，貴婦肉眼可見，白淨的手臂。她是自由的。

我跟隨著她的步伐行走，思緒中的她走到廚房裡，為大小姐沏茶，挑著上好的大紅袍，甘香甘香的。又戴著手套，為大小姐塗上潤手霜，搓揉著她的手指，指縫。一時竟不知誰的手更為動人。但那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罷了。

那位貴婦坐在梨木沙發上，與大小姐談天說笑的，看起來是大小姐的好友。我躲在門縫偷看，看著她們捧著茶杯，拿著茶蓋，小小的抿了一小口，如此的優雅，辭職的想法早已不再。於是我走到了大小姐的房間，



背著那柔軟的大床以及上面的羊毛毯。畫著背地裡學習的妝容，偷了幾件洋服，鏡子上彷彿出現了貴婦的容貌，感覺自己是那館子裡的女人，正等著老爺來……

火光像是快被冷風吹滅，我起身，拿起婚書燒掉。煤油燈上的火光亮起了前所未有的光芒。接著，奪走了母親蓋著的棉被，安靜的睡去。

描寫具體細緻，很有張愛玲小說之風。一個鄉下入城工作的女子，受了城市風習的感染，最後拒婚返回鄉下，其間心理漸變的過程，很有說服力。作者含創作潛質，可向這方面發展。盼多投稿。

評語

134

MAR 2022

HKD \$37

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
本計劃之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



ISSN 2076 0205

第11屆「校園創作擂台陣」
得獎名單揭曉